

飛行搏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截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為翼從徒眾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班足王我等奉事為王願為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弥王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弥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班足歡喜敬戴為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弥即佐兵眾還將班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季滿自是已後更不敢人遂

早 朱九三

十九

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巨言佛勅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鬚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眾會莫不信解 頌曰

財色與酒名為三惑 臣耽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羅三

也吁鬼反漬即自反爛力開反駁補角反且果上芳無反 下子余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羅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

撰

穢濁篇第九十四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迴璞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韋知十

唐謝適氏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

昌中代於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恠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

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

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

之神也出洛陽寺記錄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

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推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眾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

哭九四末

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着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荅云整蒙假歸與鄉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煞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敬物心協云五歲與肉乃復異耶荅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菜羹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菜羹氣協曰爲惡之耶荅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遽之來紹聞展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凌不復得住與鄉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負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州丘刺史朱修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修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歿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

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宜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

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若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叅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

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修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末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

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  
謂賢君且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  
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讐未及得荅熾復言汝  
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  
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噬熾而復  
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右此二驗  
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  
軍恪強復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  
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饗恪而熬之  
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騰儼以峻  
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  
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

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願拊犬頭曰怖  
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熬之峻後病夢為恪  
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出冤  
魂志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  
按虎常進御食有寵隨文帝即位猶復監膳  
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

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  
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  
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  
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  
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  
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  
同朱九四

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  
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  
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願  
左右左右教曰名鷄卵為白團也儀同即荅  
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  
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床  
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床上獄  
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  
與床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床及獄  
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  
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  
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

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朱九司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遍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諱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說福善

報謝諸畜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以後修福痛漸得差從尔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踈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中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煞生不驛長荅云實爲公欲煞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殺犴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唐殿中侍御醫孫邈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

行乃覺天地如畫日光明璞恠訝而不敢言  
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  
至首宿谷逢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  
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  
即放璞璞循路而還往了了不異平生行處  
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

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  
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  
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着  
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憂  
問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  
覺覺身已卧床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嚶婦  
甲 朱九十四

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  
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  
年璞奉

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  
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  
是君何問爲荅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

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  
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  
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  
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  
奉

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  
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  
遂至閩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閩待君璞度  
閩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  
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  
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  
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

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衣  
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杏殿既入  
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  
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  
璞自爲臨談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  
甲 朱九十四

孤老唯有一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真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着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神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

有着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亦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疾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當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

老母乃屈鄉間眷屬及隱禪師行道產諸經生眾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臨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為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

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着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愛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

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帛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裝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裝帛置床角上

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

嚮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

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

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右此五驗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當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後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求微末云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大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

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舩觸見其女

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馮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



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床席汝可多將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床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鞵弟置布衫

靈床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漆遂然一甥蠟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辯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聞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床上其姊試

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馮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此三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煞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着繒帛遊行婬女酒肆之舍不

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黷

十

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悵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為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有天人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黷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着蠶衣

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淫弊唯服鹿布白疊三衣未着繒帛何為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除虛假四大淨危受斯偽質事等盡瓶

感此穢形又同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

復闔淨穢質不淨充軀常食酒肉恒食葷辛

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

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

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

染六情終墜三惡願修身淨其心口也十一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

一切葱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

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薤蒜亦皆如是當

生苦處穢汗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

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

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

應食五辛何等為五一者木葱二者薺葱三

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

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薺葱蘭葱興渠五

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

食內熏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

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

許讀誦經論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

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

房內不得卧僧床縛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

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就佛禮拜得

在下風處遥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

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

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

作法如是况穢 嚏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

俗凡人無開食 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

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

嚏勿涕唾汗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

座噉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噉諸比丘  
 呪願長壽時有居士噉及禮拜比丘佛令比  
 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  
 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  
 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  
 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  
 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  
 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  
 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  
 來入衆莫使衆議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  
 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  
 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  
 急者應出外莫令人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  
 五百身隨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  
 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  
 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

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  
 屏猥處若凡瓶若木甬埋地中就中小行已  
 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  
 上厠去時應先取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  
 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  
 得厠板梁杙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  
 塊更木皮更葉竒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  
 竹箒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櫟手短者四指  
 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着淨籌中是  
 名上厠法籌法上厠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  
 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  
 無異厠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  
 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厠邊小瓶不得  
 直用僧大瓶水令汙是名上厠用水法塔前  
 衆僧前和上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洩唾著  
 地若欲洩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洩  
 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  
 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

平

朱九四

十三

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事  
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  
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佞頭視地四已  
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  
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  
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濶中

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  
顧聽十三不得汗壁十四不得佞頭視濶中  
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  
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  
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滌二十一用水不  
得使前手着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

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  
水草土盡當語直日王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  
座具牀緝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  
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  
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

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  
德也 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  
大小便潑汗鬼面上魔鬼大恚欲煞沙門持  
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  
上廁必須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  
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  
城而欲棄之瓶破汗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  
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  
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  
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

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  
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  
正值尼提在祇桓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  
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  
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  
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  
羅十四

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  
 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  
 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  
 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  
 提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  
 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

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

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是以義故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  
 息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  
 棄未定隨地穢器出也又佛說除災患經

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  
 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今時有王者名曰

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  
 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絲供養禮事時有眾女  
 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汗  
 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  
 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以汗不可  
 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姪物水洗我手便可復

淨佛天人師敬竟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  
 遶塔求願令掃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世勞  
 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搭地者今此  
 會中諸女人是今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  
 味今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今時發  
 願不與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

九十四

十五

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今時發一惡聲  
 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聞法  
 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  
 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  
 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生歡喜注  
 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

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  
 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  
 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  
 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  
 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  
 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

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汗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旃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汗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汗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

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汗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虫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投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尔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虫

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語汝曹瞰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

隨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隨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虫至賢劫千佛各各皆尔 又百緣經云佛

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捷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

黑 九十四

十六

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吞汝尔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尔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勅其婦富那

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令在後取甘蔗汁  
 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  
 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  
 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受已尋知  
 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  
 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佛告目連欲知尔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賊  
 鬼是佛說是尔諸比丘等捨慳貪緣馱惡生  
 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  
 無上菩提心者尔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頌曰 嗷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虫寓内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虫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三卷引 宋釋慧果 宋釋慧明  
 唐謝弘敬妻 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  
 慧果務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  
 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  
 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臨

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  
 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  
 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  
 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  
 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未太始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六齊末明中會替釋弘明者

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  
 實諸天童子為終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床  
 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  
 沙弥為盜僧厨食今隨廁中間上人讀經故  
 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  
 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

謝遂放因之永絕右二卷出 唐吳王文學  
 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  
 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  
 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似是姑夫沈吉光語  
 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間人  
 呼姑姨夫皆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

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令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為所悉可引吾為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

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

驚懼及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也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盞盛食與親湏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

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關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尔

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羅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般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

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木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淤癢癢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廢或毀鬪失聰